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

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。他自小七八歲上，就是個神童。後來經史子集之書，無一樣不曾熟讀，無一樣不講究，無一樣不通徹。到了二十多歲，學問成了，一切兵、農、禮、樂、工、虞、水、火之事，他提了頭就知到尾，文章也是枚、馬，詩賦也是李、杜，況且他曾祖是尚書，祖是翰林，父是太守，真正是個大家。無奈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，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。五河的風俗：說起那人有品行，他就歪著嘴笑；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，他就鼻子裏笑；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，他就眉毛都會笑。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，是有個彭鄉紳；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，是有個彭鄉紳；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，是奉承彭鄉紳；問那個有德行，是奉承彭鄉紳；問那個有才情，是專會奉承彭鄉紳。卻另外有一件事，人也還怕：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；還有一件事，人也還親熱，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來買田。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，又守著幾畝田園，跑不到別處去，因此就激而為怒。他父親太守公是個清官，當初在任上時，過些清苦日子；虞華軒在家，省喫儉用，積起幾兩銀子。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，不管家務。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，便叫興販田地的人家來，說要買田、買房子；講的差不多，又臭罵那些人一頓，不買，以此開心。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痰氣，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，所以來親熱他。

這成老爹是個興販行的行頭，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，書房裏坐下，說道：「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，水旱無憂，每年收的六百石稻。他要二千兩銀子。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，他已經打算賣給他，那些莊戶不肯。」虞華軒道：「莊戶為甚麼不肯？」成老爹道：「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，欠了租又要打板子；所以不肯賣與他。」虞華軒道：「不賣給他，要賣與我，我下鄉是擺臭案的？我除了不打他，他還要打我？」成老爹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說你大爺寬宏大量，不像他們刻薄，而今所以來惣成的。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我的銀怎的不現成？叫小廝搬出來給老爹瞧。」當下叫小廝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，望桌上一掀。那元寶在桌上亂滾，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。

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，向成老爹道：「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麼？你就下鄉去說。說了來，我買他的。」成老爹道：「我在這裏還耽擱幾天，纔得下去。」虞華軒道：「老爹有甚麼公事？」成老爹道：「明日要到王父母那裏領先孀母舉節孝的牌坊銀子，順便交錢糧；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，要到那裏去拜壽；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喫中飯，要擾過他，纔得下去。」虞華軒鼻子裏嘻嘻的笑了一聲罷了，留成老爹喫了中飯；領坊牌銀子，交錢糧去了。虞華軒叫小廝把唐三痰請了來。這唐三痰因方家裏平日請喫酒喫飯，只請他哥舉人，不請他，他就專會打聽：方家那一日請人，請的是那幾個，他都打聽在肚裏，甚是的確。虞華軒曉得他這個毛病，那一日把他尋了來，向他說道：「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，仁昌典方六房裏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？打聽的確了來，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。」唐三痰應諾，去打聽了半天，回來說道：「並無此說。外後日方六房裏並不請人。」虞華軒道：「妙！妙！你外後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喫一天。」

送唐三痰去了，叫小廝悄悄在香蠟店託小官寫了一個紅單帖，上寫著「十八日午間小飲候光」，下寫「方杓頓首」。拿到袋裝起來，貼了籤，叫人送成老爹睡覺的房裏書案上。成老爹交了錢糧，晚裏回來看見帖子，自心裏歡喜道：「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！偶然扯個謊，就扯著了，又恰好是這一日！」歡喜著睡下。

到十八那日，唐三痰清早來了。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著，看見小廝一個個從大門外進來，一個拎著酒，一個拿著雞、鴨，一個拿著鰱魚和蹄子，一個拿著四包果子，一個捧著一大盤肉心燒賣，都往廚房裏去。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，也不問他。虞華軒問唐三痰道：「修元武閣的事，你可曾向木匠、瓦匠說？」唐三痰道：「說過了。工料費著哩。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，要從新砌；又要修一路臺基，瓦工需兩三個月，裏頭換梁柱、釘椽子，木工還不知要多少。但凡修理房子，瓦木匠只打半工；他們只說三百，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纔修得起來。」成老爹道：「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，卻是一縣發科甲的風水；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，該是他家拿銀子修了，你家是不相干了，還只管累你出銀子？」虞華軒拱手道：「也好。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，幫我幾兩銀子，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。」成老爹道：「這事我說去。他家雖然官員多，氣魄大，但是我老頭子說話，他也還信我一兩句。」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個賣草的，把他四個錢，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成老爹，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。請老爹就過去，候著哩。」成老爹道：「拜上你老爺，我就來。」那賣草的去了。

成老爹辭了主人，一直來到仁昌典，門上人傳了進去。主人方老六出來會著，作揖坐下。方老六問：「老爹幾時上來的？」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，答應道：「前日纔來的。」方老六又問：「寓在那裏？」成老爹更慌了，答應道：「在虞華老家。」小廝拿上來茶喫過。成老爹道：「今日好天氣。」方老六道：「正是。」成老爹道：「這些時常會王父母？」方老六道：「前日還會著的。」彼此又坐了一會，沒有話說。又喫了一會茶，成老爹道：「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。若還到縣裏來，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。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，比不得別人。其實說，太爺閣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，那有第二個鄉紳抵的過六老爺！」方老六道：「新按察司到任，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。」成老爹道：「正是。」又坐了一會，又喫了一道茶，也不見一個客來，也不見擺席，成老爹疑惑，肚裏又餓了，只得告辭一聲，看他怎說。因起身道：「我別過六老爺罷。」方老六也站起來道：「還坐坐。」成老爹道：「不坐了。」即便辭別，送了出來。成老爹走出大門，摸頭不著，心裏想道：「莫不是我太來早了？」又想道：「莫不他有甚事怪我？」又想道：「莫不是我錯看了帖子？」猜疑不定。又心裏想道：「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，且到他家去喫再處。」

一直走回虞家。虞華軒在書房裏擺著桌子，同唐三痰、姚老五，和自己兩個本家，擺著五六碗滾熱的餛飩，正喫在快活處。見成老爹進來，都站起身。虞華軒道：「成老爹偏背了我們，喫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，好快活！」便叫：「快拿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，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喫。」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，請成老爹坐了。那蓋碗陳茶，左一碗，右一碗，送來與成老爹。成老爹越喫越餓，肚裏說不出來的苦。看見他們大肥肉塊、鴨子、腳魚，夾著往嘴裏送，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。他們一直喫到晚，成老爹一直餓到晚。等他送了客，客都散了，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，泡了喫。進房去睡下，在床上氣了一夜。次日，辭了虞華軒，要下鄉回家去。虞華軒問：「老爹幾時來？」成老爹道：「若是田的事妥，我就上來。若是田的事不妥，我只等家孀母入節孝祠的日子，我再上來。」說罷辭別去了。

一日，虞華軒在家無事，唐二棒椎走來說道：「老華，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裏出來的，住寶林寺僧官家。方老六、彭老二都會著。竟是真的！」虞華軒道：「前日說不是也是你，今日說真的也是你。是不是罷了，這是甚麼奇處！」唐二棒椎笑道：「老華，我從不曾會過太尊，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兄去，攜帶我去見見太尊，可行得麼？」虞華軒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過了幾日，僱了兩乘轎子，一同來鳳陽。到了衙裏，投了帖子。虞華軒又帶了一個帖子拜季葦蕭。衙裏接了帖子，回出來道：「季公揚州去了，太爺有請。」二位同進去，在書房裏會。會過太尊出來，兩位都寓在東頭。太尊隨發帖請飯。唐二棒椎向虞華軒道：「太尊明日請我們，我們沒有個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。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著，好讓他一邀，我們就進去。」虞華軒笑道：「也罷。」

次日中飯後，同到龍興寺一個和尚家坐著，只聽得隔壁一個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。唐二棒椎道：「這吹唱的好聽！我走過去看看。」看了一會回來，垂頭喪氣，向虞華軒抱怨道：「我上了你的當！你當這吹打的是誰？就是我縣裏仁昌典方老六同屬太尊的公子，備了極齊整的席，一個人摟著一個戲子，在那裏頑耍！他們這樣相厚，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！若同了他來，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。如今同了你，雖見得太尊一面，到底是個皮裏膜外的帳，有甚麼意思！」虞華軒道：「都是你說的！我又不曾強扯了你來！他如今現在這裏，你跟了去不是！」唐二棒椎道：「同行不疏伴，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喫酒。」說著，衙裏有人出來邀，兩人

進衙去。太尊會著，說了許多仰慕的話，又問：「縣裏節孝幾時入祠？我好委官下來致祭。」兩人答道：「回去定了日子，少不得具請啟來請太公祖。」喫完了飯，辭別出來。次日，又拿帖子辭了行，回縣去了。

虞華軒到家第二日，余大先生來說：「節孝入祠，的于出月初三。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、伯母、叔母入祠，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。我兩人出去傳一傳。」虞華軒道：「這個何消說！寒舍是一位，尊府是兩位，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。我們會齊了，一同到祠門口，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，也是大家的氣象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我傳我家的去，你傳你家的去。」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交，惹了一肚子的氣，回來氣的一夜也沒有睡著。清晨，余大先生走來，氣的兩隻眼白瞪著，問道：「表弟，你傳的本家怎樣？」虞華軒道：「正是；——表兄傳的怎樣？為何氣的這樣光景？」余大先生道：「再不要說起！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，他不來也罷了，都回我說，方家老太太入祠，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，還要扯了我也去！我說了他們，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，你說可要氣死了人！」虞華軒笑道：「寒家亦是如此，我氣了一夜！明日我備一個祭桌，自送我家叔祖母，不約他們了！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我也只好如此！」相約定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虞華軒換了新衣帽，叫小廝挑了祭桌，到他本家八房裏。進了門，只見冷冷清清，一個客也沒有。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，頭戴破頭巾，身穿舊襖衫，出來作揖。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，奉主升車。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，兩條匾擔，四個鄉裏人歪抬著，也沒有執事。亭子前四個吹手，滴滴打打的吹著，抬上街來。虞華軒同他堂弟跟著，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。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，並無吹手，余大先生、二先生弟兄兩個跟著，抬來祠門口歇下。四個人會著，彼此作了揖。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著燈，懸著綵子，擺著酒席。那閣蓋的極高大，又在街中間，四面都望見。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，抬亭子的人道：「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！」又站了一會，聽得西門三聲銃響，抬亭子的人道：「方府老太太起身了！」須臾，街上鑼響，一片鼓樂之聲，兩把黃傘，八把旗，四隊踹街馬，牌上的金字打著「禮部尚書」、「翰林學士」、「提督學院」、「狀元及第」，都是余、虞兩家送的。執事過了，腰鑼，馬上吹，提爐，簇擁著老太太的主亭子，邊旁八個大腳婆娘扶著。方六老爺紗帽圓領，跟在亭子後。後邊的客做兩班：一班是鄉紳，一班是秀才。鄉紳是彭二老爺、彭三老爺、彭五老爺、彭七老爺；其餘就是余、虞兩家的舉人、進士、貢生、監生，共有六七十位，都穿著紗帽圓領，恭恭敬敬跟著走。一班是余、虞兩家的秀才，也有六七十位，穿著襖衫、頭巾，慌慌張張，在後邊趕著走。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，手裏拿一個簿子在那裏邊記帳；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痰，手裏拿一個簿子在裏邊記帳。那余、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，也還厚道，走到祠前，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裏，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，便大家簇擁著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。隨後便是知縣、學師、典史、把總，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。便是知縣祭，學師祭，典史祭，把總祭，鄉紳祭，秀才祭，主人家自祭。祭完了，紳衿一闕而出，都到尊經閣上赴席去了。

這裏等人擠散了，纔把亭子抬了進去，也安了位。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，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，也祭奠了。抬了祭桌出來，沒處享福，算計借一個門斗家坐坐。余大先生抬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，觥籌交錯。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，拘束很了，寬去了紗帽圓領，換了方巾便服，在閣上廊沿間徘徊徘徊。便有一個賣花牙婆，姓權，大著一雙腳，走上閣來，哈哈笑道：「我來看老太太入祠！」方六老爺笑容可掬，同他站在一處，伏在欄杆上看執事。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著說與他聽。權賣婆一手扶著欄杆，一手拉開袴腰捉虱子，捉著，一個一個往嘴裏送。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，看不上眼，說道：「表弟，我們也不在這裏坐著喫酒了，把祭桌抬到你家，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。還不見這些惹氣的事！」便叫挑了祭桌前走。他四五個人一路走著。在街上，余大先生道：「表弟，我們縣裏，禮義廉恥，一總都滅絕了！也因學宮裏沒有個好官！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，這樣事如何行的去！」余二先生道：「看虞博士那般舉動，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，只是被了他的德化，那非禮之事，人自然不能行出來。」虞家弟兄幾個同歎了一口氣，一同到家，喫了酒，各自散了。